南疆繹史/勘本/卷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《南疆繹史》勘本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一

下一卷▶

雲川溫氏原本

古高陽氏勘定

目錄

列傳十五

張肯堂吳鐘巒〈子福之附〉林垔〈林汝翥、葉子器〉劉中藻〈陳世享等〉朱繼祚〈湯芬、林嵋、都廷諫〉朱永佑李向中沉履祥〈劉世勛、張名揚、林瑛、王朝相、劉潮等附〉

右浙中閣部留守舟山殉節諸臣列傳第十五。

○舟山環海，原為昌國衛；越王句踐嘗欲置夫差於甬東地，即此。明隸定海，設參將一員。唐王時，命黃斌卿鎮之，遂欲雄據其地。魯王至，不納；卒為定西侯張名振等所誅，諸臣始得奉王以居也。夫魯監國自浙至閩，連克郡縣，謂非林垔諸人力哉？亦幾

幾一成、一旅之聚矣。然卒無成者，天也。大本已摧，乃欲藉枿蘖以成林，不亦遠乎！其後陸處者，惟舟山二年耳。王師進攻歷年後下，豈其地勢險要而固於兩都與？曰：非也。語有云：『同黨執虎，十夫撓推；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』：蓋明之遺臣在焉。舟山破，而明之遺臣盡矣。其殉義多於兩都者，何也？曰：當日諸臣之不死者有二：其一，私妻子、保富貴，偷生無恥之小人；其一，懷才未試，抱申胥之忠、矢田單之智，庶幾後王得當以報。至舟山，則二者之臣無矣；慕富貴者必不至，至者皆志在死忠者也。地末天荒，鯨鯢為伍，豈尚有餘望哉！故君子無責焉，亦無褒焉。褒之，以其始至也，非以其死終也；責之，無可責焉，至此而臣事畢矣。雖然，吾聞之海上有十洲、三島為神仙所聚，安知諸君子非以兵解而復神游其際也乎！

◎監國駐舟山，當以華亭張太傅、武進吳宗伯為垂紳正笏之大臣也。「勘本」於二傳纂補倍詳，而移其次於「林傳」之前。

列傳十五

張肯堂、吳鐘巒〈子福之附〉、林垐〈林汝翥、葉子器〉、劉中藻〈陳世享等〉、朱繼祚〈湯芬、林崠、都廷諫〉、朱永佑、李向中、沉履祥〈劉世勛、張名揚、林瑛、王朝相、劉潮等附〉

・張肯堂

張肯堂字載寧，號鯤淵；松江華亭人。天啟乙丑進士。知浚縣，弭盜安民，大著聲績；擢御史。流賊陷鳳陽，皇陵震驚；疏劾閣臣，條上滅賊方略。尋出按福建；時撫軍沉猶龍亦松產良吏，同心剿撫，寇氛少輯，論功受賚。還朝，掌河南道；倏奏時事，詞旨懇切，帝多嘉納。旋遷大理寺丞。頃之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。初下車，漳南大盜鄭芝龍以受撫，官至總兵，倚巢窟跋扈，私招盜五十餘人，報肯堂請留標下。肯堂曰：『剿盜，元戎職也。未有朝命而擅受降，不可！』即具疏入告；得嚴旨，悉論斬。芝龍以此銜之。南都立國，選兵三千入衛，令部將周蕃率之助防江；璽書褒美。時汀、漳間有賊數萬，出沒剽掠。肯堂剿、撫並用，踰年悉平。

南中亡，芝龍弟鴻逵奉唐王至水口驛，肯堂具啟迎；王復以書，言『兩京淪沒，陵寢暴露，懷枕戈復讎之志而無其地；流離蹈海，幾作波臣。惟天南一片土，先生保障以待中興，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。』書至，乃急約漳浦故尚書黃道周自浙馳至。芝龍意

猶豫，而以弟鴻逵所迎，勉就約。秋七月，唐王稱制，進兵部尚書。尋改左都御史，掌都察院事。因而陳恢復大計，且言江干之禍，皆由罪輔馬士英，又加以棄主而逃；今聞其在浙，法所不赦。以故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，士英叩關自理七疏，皆不納。而芝龍力為之請，詔令其恢復杭州始申雪；士英竟不得入，芝龍益恨。旋以曾妃參與政事，具疏諫之；妃恚，王遂疏。時芝龍無意恢復，亦惡肯堂日以親征進勸，思黜之；用其私人郭必昌代為巡撫，奪其兵。猶以翊戴功，晉太子少師；令總理留務，造器轉餉。八月，命監臨福京鄉試；蓋外之也。已而故尚書曾櫻至，詔肯堂以冢宰專掌院事，而以銓事屬之櫻。

丙戌正月，累疏請兵。詔加少保兼戶部、工部尚書，總制北征；賜上方劍，專理兵馬糧餉，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。其實，皆空言爾。孫茂滋方家居，肯堂遣部下汝應元歸省之。會吳淞兵起，主之者夏允彝、陳子龍也。應元固雄俊人，即以肯堂命奉茂滋發家助助軍；王授應元為御旗牌總兵官。未幾兵敗，徐孚遠浮海來詣，茂滋亦與應元至，為言『吳淞事雖無濟，而猶保聚相觀望；倘有招者，可一呼集。』遂上水師合戰之議，請王親征由浙東，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吳淞，招諸軍為犄角。閣臣曹學佺力贊之，謂『徼天之幸，在此一舉，當乘風疾發』；即捐餉一萬速其行。肯堂請以太常卿朱永佑及趙玉成、徐孚遠參其軍。有周之夔者，故蘇州推官，舊與東林有隙。至是，起兵於家，報國甚勇，且熟海道；亦用之。以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、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、樓船將軍林習將後軍；詔晉肯堂大學士。行有日矣，而芝龍密疏止之；密以郭必昌將步卒先發。必昌受命，不出三關一步而令肯堂待命。遂數舟入海，徘徊島上，逾半載；朝事不復相聞，郵筒亦隔絕。六月，復下督師之命。然軍資、器械並餉三萬盡為芝龍所取；於是自募得六千人，屯鷺門。是秋七月，聞王親戎出延平，且幸贛州；方引領望消息，而芝龍驀引大兵追王，執王去。乃痛哭，誓不欲生。

時所屯地旁為東石，即芝龍居。會鶴芝軍至，勸之；以為『封疆之臣，封疆失則死之。今公奉使北伐，非封疆也；不如振旅以為後圖！』肯堂因入其軍。鶴芝亦以盜起海上，至大將；然其忠順，非芝龍比。肯堂出師，因欲以先鋒用。芝龍將降，以書招鶴芝計事，故以兵來會，而道與肯堂遇，止之；不信。既至，知其降已決，遂與肯堂謀出師，破海口諸城。大兵勢盛，鶴芝度不能抗，由閩入浙。有周洪益者，蕩湖伯阮駿部將也；劫肯堂於路，踉當入溙州，溙之總兵官黃斌卿留之。斌卿無遠略，雖外致隆禮，館於參將故署；而凡所進言皆弗納，但謀厚自封殖以偷安海外。鶴芝故與日本國王善，議往乞師，有成約；為斌卿所沮。鶴芝怒入閩，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副安昌王以行；日本以鶴芝不至，師不出。肯堂不得志，栽花種竹，作「寓生居記」以見志；貽書都御史黃宗羲

曰：『銅盤之役，僕惡敢後；顧飄梗隨流，安假黃鵠之一羽哉！』皆指斌卿之擅命，不肯與諸軍協力而思擄彈丸以老也。

無何，張名振等奉魯監國至，力勸斌卿奉迎；不聽。諸軍興問罪師，斌卿戰累敗，復求肯堂為救；為之上章待罪，請革心事君；名振等不可。斌卿死，監國入舟山，拜東閣大學士；遂虛所居邸以為王宮。時扈從至者太保沈宸荃，以肯堂耆德宿望，讓為首揆，自以疾請休。肯堂獨相，加大傅。張名振之殺王朝先也，為力解之而不能得；國事盡歸名振，肯堂亦不得有所豫。飛書發使，每多所沮；終日咄咄，至憤恨不食。然老成持正，中外倚之。溺之人有將納女入宮者，聞其嘗字人，疏諫之；監國遽卻。邸中築雪交亭，夾一梅、一梨，花開則兩頭相接。嘗嘆謂汝應元及門下士蘇兆人曰：『此吾止水也！』兆人曰：『公死，兆人必不獨生。』嘗撫其孫茂滋，顧應元曰：『下官一線之托，其在君乎！』應元曰：『諾。』於是驀然去，披緇普陀。而兆人始終相從，居二年。

辛卯八月，大兵至；名振奉監國搗吳淞，命肯堂留守。城中兵六千、居民萬餘，協力堅御。當遣蕩湖伯阮駿邀擊大洋，風反師憩。大兵直抵城下，安洋將軍劉世勛等固守力竭，城陷。先一夕，少保禮部尚書吳鐘巒至，與作永訣詞；因謂家屬曰：『毋為人辱！』比晨，集雪交亭，蟒玉南向坐，視其四姬方、周、姜、畢及塚婦沉氏〈即茂滋母〉、女孫茂漪並先後就縊、投水死，諸婢僕婦之從死者復十九人。呼茂滋曰：『汝不可死；然得全與否，非吾所能必已！』甫引縗，家人報蘇儀部縊廡下；亟呼酒往酹之曰：『君少待我！』遂復入縗以卒，九月二日也。茂滋狂號欲共死，中軍將林志燦、林桂掖之行；甫出門而亂兵集，茂滋脫去，志燦、桂等格鬥死。守備吳士俊、家人張俊、彭歡，皆絕脰死。茂滋尋被執，後賴應元與鄞諸生陸宇燝、前戶部董德僊等救之以免。

肯堂生平以用世為學，顧皆不久其任，未得展其所用。乃遭喪亂之餘，初翊戴閩中，事或可為；而扼於強帥，動掣其肘。己丑後，則延殘息矣。讀其「寓生居記」，零丁惶恐之情，猶在目前；輒令人黯然神傷。

附鯤淵先生「寓生居記」

張子以視師之役，航海就黃侯虎癡於翁。侯館餘參戎之署中，有舊池臺焉。張子葺治之，踰兩春秋稍成緒。忽自咎曰：『餘何人也、茲何時也！不養運甓之神，而反躬灌園之事，餘其有狂疾哉？』偶讀「本草」寓生之木，一名續斷；則又憮然嘆曰：『有是哉！是木之類餘也。』

夫是木之植本也，不土而滋，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；其附物也，匪膠而固，有似於君子之交。有是哉！是木之類餘也！雖然，是木之自托其生也甚微，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；餘安能比於斯木哉！餘也，生世寡諧，而姓名時為人指。以故不能為有用之用，如楩、楠、栝、柏之大顯於時；而又不能為無用之用，如擁腫、拳曲之詭覆其短。以至戴鰲三傾、檠曦再昃，疆孤撐而群撼之，蝥先登而下射之。浸假而朝寧之上，荊棘生焉，餘因為溝斷；浸假而棄置之餘，風波作焉，餘因為梗飄；浸假而師旅之命，湯火蹈焉；餘因為槎泛。斯時身萍世絮、命葉愁山，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，而吾事畢矣；寧計海上有島、島中有廬、廬傍有圃，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榻乎！夫既適然遇之，則亦適然遇之而已。聞之三宿桑下，竺乾氏所訶；而郭林宗逆旅一宿，無間焚掃。予嘗校其意趣，以為竺先生似伯夷，蓋視天下無寓非累，而是處欲祛之者也；郭先生似柳下惠，蓋視天下無寓非適，而是處欲安之者也。今餘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，則文山之牽舟住岸，其視易京鄙塢，將孰險、孰夷耶？彼共榮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持生之乾，亦若是則已矣。若夫死不徒死，必有補於綱常；生不徒生，必有裨於名教。如茲木之佐俞、扁而起膏肓，則餘方以此自期、世亦以此相責，非茲言所能概也。然而感慨系之矣！

「勘本」曰：大兵破舟山，太傅、閣都尚書華亭張公闔門殉節。兵入其家至雪交亭下，見遺骸二十有七：有珥貂、佩玉、束帶、拖紳而中懸者，公也；有朱紫其衣、珠翠其飾懸諸左右梁或繯絕而墜、亦有浮出池而者，則公之子婦、女孫、諸姬及婢從是也；廡之下寇服儼然者，門人蘇儀部也；亦有手利器而自刎與夫被兵死者，則公之諸部將家人也。於是大兵愕眙卻步，遷延太息而出，且命扃其戶。時汝都督應元已薙發普陀，名無凡；曾受孤托，於翌日入城謁帥府，乞葬故主。諸帥皆大怒，訶曰：『爾主抗天命，久拒天兵；爾餘孽也，其竄伏之不暇，敢來此收骨邪！』命驅出斬之。無凡曰：『山僧本戴頭來，祗請假一日命；得葬故主還就戮，何如？』提督金礪故好佛，憫之曰：『是出家人，姑貰之！』無凡遂舁公尸去。鄞之諸生聞性道者，先入公邸視之，欲為殯而棺不可得。至是，偕定海謝生歸昌及普陀僧心蓮募鄉民同舁眷屬、賓從等尸出城，無凡以火化之，分貯三大甕，瘞普陀之茶山〈即其所築寶稱庵〉。後公孫茂滋以俘入鄞；次年，無凡邀諸義士救之出。道梗，公骨不得歸，僅載木主祔先塋，俟後期。未幾，茂滋亦卒；無凡乃終其身居庵以奉公墓〈「摭遺」於「方外」別有傳〉。古高陽氏又曰：嗚呼！鯤淵先生以經世之學為循吏、為名諫臣、為賢節度，而惜乎任之皆不久，用之皆不能盡其才。入閩後稍稍可為，而復為芝龍所阻；入舟山後，則肅鹵、定西、平西、蕩湖輩方虎爭之際，在朝公卿咸自危若朝露，賴以至誠宿望之調護其間也。臨難，與宗伯吳穉山先

生訣，作絕命詞曰：『虛名廿載誤塵寰，晚節空愁學圃閑；難賦「歸來」如靖節，聊歌「正氣」續文山。君恩未報徒長恨，臣道無虧在克艱。留與千秋青史筆，「衣冠」二字莫輕刪！』後制府懸賞購此手跡，一老兵得以獻；賞之，不受；曰：『藉慰公昭忠之意，非羨金也。』事平，雪交亭就圮，其梅與梨獨無恙；一時亡國大夫睠念不置。黃都御史梨洲接其種於姚江之黃竹浦、高式部蘗庵〈宇泰〉接其種於甬江萬竹嶼，於是「雪交」之名有嗣，而鯤淵之祀竟斬。

蘇兆人字寅侯，吳江諸生；少事華亭張太傅。江南失守，亡命至海上；監國以太傅相薦，授中書舍人，進禮部主事。嘗謂太傅曰：『先生他日必死國事，兆人請先驅！』比江陰黃介子殉節，傳其獄中詩至，自太傅與稷山吳宗伯而下皆和之；兆人亦和之，有「不改衣冠可為士，誤移頭面即成魔』句。時海上諸老晨夕聚處，惟以一死相期。舟山陷，兆人書絕命詞於襟上曰：『保發嚴臣節，扶明一死生。孤忠惟自許，義重此身輕。』乃先詣太傅，下拜辭曰：『兆人行矣！』即縊於雪交亭之右廡。全氏曰：『太傅於甲申前已開府負天下重望，不死固無以見魯衛之士。儀部甫受荒朝一命而舍生恐後，其有光師門，不亦大乎！且太傅斷無不死理，儀部若惟恐其不決者，而以身先之，較之生祭文山者為更苦！』

吳鐘巒

吳鐘巒字峻伯，號稷山，學者稱為霞舟先生；武進人。崇禎甲戌進士。少為諸生，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，海內推為名宿而不得第。晚以明經，授光州學正；遂籍光州。比成進士，年已五十有八矣；授長興知縣。時與諸生講學，從者如云；顧以旱潦相仍，催科甚拙。丙子校士，錢肅樂出其門下。己卯，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，守令見之皆蒲伏，鐘巒獨長揖不屈。璘怒，中以蜚語，削籍歸。辛巳，湔除左降官，補紹興照磨，遷桂林推官。

甲申，聞國難，絕而復蘇曰：『吾友馬素修必死矣！』福王南渡，授吏部主事。抵南雄，而金陵亡。子福之，以起兵太湖死。鐘巒轉赴閩中，唐王以原官召，轉員外郎。痛陳國事，時宰不悅；鐘巒曰：『天下分崩，資群策猶恐不支。今日何日，尚欲拒人言耶？』時鄭氏專恣，王患之，欲往贛州。鐘巒曰：『閩海雖非立國之區，然今日所急者，選鋒銳以進，克復南昌，聯絡吳、楚以得長江，猶可自固。倘舍此他圖，關門一有騷動，則全閩震驚矣！』王不能用。出為廣東副使，未行而閩又亡。遯跡海濱，嘗憤士夫多失節，因作「十願齋說」寄意。

丁亥，魯王入於海，鄭彩以其軍奉之至中左所，士大夫皆觀望不出。鐘巒曰：『出，固無益也！雖然，不出，則人心遂渙。濟不濟，以死繼之！』乃入朝，拜通政使。至則申明職掌，言『今遠近章奏，武臣則自稱將軍、都督，文臣則自稱都御史、侍郎；三品以下，不屑署也。至所在游食江河者，則又假造符璽，販鬻官爵。偃臥邱園，而云聯師齊楚；保守僕御，而云聚兵十萬。以此聲聞，徒致亂階。臣請自後嚴加核實，集兵則稽其軍籍、職官則考其敕符。』王是之。晉禮部尚書，原官如故兼督學政。從王幸浙，所至錄其士之秀者，率見於王，僕僕拜起；人笑其迂。鐘巒曰：『濟濟多士，維周之禎；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！』時朝政盡歸武臣，公卿不得有所可否。嘆曰：『當此之時，惟見危授命，是天下第一等事；不死以圖恢復，成敗聽諸天，非立命之學也。當此之時，惟避世深山，亦天下第一等事；徼幸以就功名，禍福全聽諸人，非保身之學也。』都御史黃宗羲嘗招之居四明洞天，鐘巒答以書曰：『故人有母，固應言歸；老生從王所在，待盡而已。』遂退居普陀。

辛卯秋，舟山師潰；乃慷慨謂人曰：『昔者吾師高忠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璫禍、吾友馬君常死國難，吾皆為詩哭之；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、吾子福之倡義而死，吾亦為詩哭之。今吾老矣，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，即一旦疾病死，其何以見先帝、謝諸君於地下哉！』乃復渡海入城。九月二日，與留守閣部張肯堂訣曰：『吾於前途待公！』至文廟，右廡設高座，積薪其下，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。賦絕命詞曰：『只為同志催程急，故遣臨行火浣衣。』時年七十有五。

公子福之，字公介；公第三子。少聰穎，年十五能文。侍父之任光州，集諸名士角藝，輒與對壘；循例應州試，即成州諸生。尋歸本邑重試童子軍，即成邑諸生。歲試，即成廩膳生；貢試，即成選貢生。以故自成童至弱冠，無不以科名期。福之亦雅自負，落筆不作凡近語；奧思怪字，初閱之，不可句讀；徐解之，法脈井然，非以艱深文淺易也。讀書該博，無所不窺，而尤留心經濟。感時事亟，嘗上箋于公曰：『天下事，無非兵理；處今亂世，非將略兵法，無以處事馭人。杜牧注「孫子」云：「得其一、二者為小吏，盡得其道則可為大吏也」。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即嘩矣，大吏見數十亂民即倉皇矣。有地方之責者，凡其地弁將、營卒、縉紳、耆老、吏胥、役隸以及盜賊、土豪，無不留心著眼，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，有心腹爪牙之用；則卒有事變，可以制置。』公深異其言。乙酉，常州破，職方吳易起兵太湖；福之約其友任源遂同就總兵李氏軍以應之，屢與大兵戰。越三月，總兵敗死；福之自書其襟曰：『我生不辰，遭此兵燹；從李勤王，冒死不避。血戰三月，誓死不二。再舉再克，全軍失利。公既成仁，我亦取義。不揣小

子，敢附斯意。』遂自沉於湖以死。

「摭遺」曰：諒哉，有是父必有是子！吳氏之後不斬矣。「原本」福之名列太湖義兵，於體例非是。案吳氏之先，本無錫人。有遠祖以革除去御史官而歸隱者，三遷至武進之橫林；既卒而葬，遂家於此。霞舟先生，年未三十，即岳岳稱人師；著有「周易卦說」、「大學衍注」、「霞舟樵卷語錄」藏於家。洎至海上，有「稚山集」行世。弱冠時讀王文成「傳習錄」，悅之；繼游於釋氏，又習養生家言。己聞顧端文講學東林書院，執經以從；遂盡棄所學，一意濂、洛之旨。又游高忠憲之門，復以孫文介「困思鈔」為宗主。其門下最著，為江陰李忠毅應升。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魏奄，緹騎逮入京，道武進；先生猶青衿也，乃逆之歸家，具飲餞。忠毅嘆曰：『此後莫令吾兒更讀書！』曰：『弗為真讀書人則已耳；稍讀之庸何傷！』忠毅笑曰：『然則莫令從真先生讀書乎！』因相與訂婚姻而去。任長興，後既削籍，襆被登舟，語士民之送於郊者曰：『吾宦於此有三樂：一為蕺山先生來吊丁君長孺，得與證明所學；一為重九日登烏瞻山，一為丙子校士得錢生肅樂也。』性本恬淡；及罷去，即有投老志。宜興再相，頗以延攬清流為事；遺所知通意，許為之登啟事。笑答之曰：『公為山巨源，請容我為稽叔夜；公為富彥國，請容我為邵堯夫！』宜興初不樂，而視之泊如也。所作「十願齋說」：一曰『吾願子孫世為儒，不願其登科第』；再曰『吾願其讀聖賢書，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』；終曰『吾願其見危授命，不願其偷生事仇。』又集累朝革命間諸忠，上自夷、齊下迄遜國，名曰「歲寒松柏集」。時流離海上，或有勸之歸者；復作「止歸說」以謝之。

節錄霞舟先生「歲寒松柏集」「客問」

客有問曰：『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，然無救於國之亡也；子何述焉？』應之曰：『子不云乎：「歲寒知松柏」？嘆知之晚也。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，較然不欺其志者也。臨難而能勵其操，必授命而能盡其職。使人主早知而用之，用為宰執，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；用為諫議，則如漢延有汲黯而淮南寢謀；用為鎮帥，則如軍中有范、韓而西賊破膽：又安得有亡國事乎！惟不知而不用，即用之而不柄用，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、惑於讒佞而斥之，甚且錮其黨而並其同道之朋一空之；於是高爵厚祿徒以豢養庸祿貪鄙之輩，相與招權納賄，阻塞賢路，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為補救。及其亡也，奉身鼠竄，反顏事仇。嗟嗟！烈女不更二夫，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！若輩之肉尚足食耶？「易」曰：「小人勿用，必亂邦也」。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，又烏容以無述。』客又問曰：『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，曷不死之？』應之曰：『「記」云：「君子謀人之國，國亡則死之；謀人之軍，軍敗則死之」。諸君子皆不柄用，

未嘗與謀軍國事。「易」曰：「介於石不終日，儉德避難」。夫安得死之，守吾義焉耳。』曰：『然則恢復可乎？』曰：『事去矣，是非其力所能及也，存吾志耳。志在恢復，環堵之中不污異命，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；此身不死、此志不移，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。尺地莫非其有，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；一民莫非其臣，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。是故商之亡，不亡於牧野之倒戈，而亡於微子之抱器；宋之亡，不亡於皋亭之出璽，而亡於柴市之臨刑。國以一人存，此之謂也。』又曰：『子謂空言無補，將謂「春秋」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？』客乃慨然而退。

林塗〈林汝翥、葉子器〉

林塗字子野，福州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授海寧知縣；有能名。邑有妖人以劍術惑眾，能緣壁走，伏水中一、二日不出；聚黨千人。聞都城陷，將舉事；塗即捕殺之。南都覆，杭州不守；兵士乘亂鼓噪，環署乞餉。塗罪其為首者，而如其所請。以城孤不能存，棄官歸。

閩中唐王立，召之欲置左右。黃道周督師請偕行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；改監察御史，往諭浙西。行至贛州，以典銓缺人召還，授吏部文選員外郎；立職清峻，一時請托遂絕。從王至汀州。江、楚迎駕者疏沓至，王欲出汀入贛，聞大兵已渡關蔽江而下，遂倉猝西行，群臣不能從；塗號慟返，走匿山中。時歌時哭，有所憤激，形之篇章；讀者無不泣下。

丁亥七月，魯王監國航海至長垣；郡邑響應，鄉兵擁之為主。是冬十月，塗別於父曰：『兒當死久矣。作令，城不守當死；扈王，事不終當死。若再苟延，恐以不令之名貽父母羞！』乃易履負戈雜旅徒中攻福清。身被數創，猶勒兵戰，流矢中喉死。

其宗人汝翥字大葴，號心泓；以鄉舉，授知沛縣。天啟時，緝妖人王普光黨有功，擢御史。巡視京城，杖內侍曹進、傅國興；魏忠賢惡之而不能殺也。以是，得剛直名。南都立，起官授雲南臨沆道；以海疆不靖貶。魯王至閩，徵為兵部右侍郎，總督義師。與塗攻福清，兵潰被執。除夕，服金屑死。

塗友葉子器者，向在營中掌記室事。被獲，使作書招塗；授以紙筆，子器乃揮絕命詞與之。亦被殺。

「勘本」曰：林御史巡城時，有京民曹大妻與富家奴角口，服毒死，內奄曹進、傅國興以眾掠富家，用大錐錐其主；刑官不敢問。林捕得進，進懼劾，自請受杖；遂杖之五十。國興忿，邀林於道，罵不已，因攻系之；亦請杖，復杖之如進。魏忠賢聞之，大怒；立傳旨收林廷杖。先數日，群奄毆殺萬燝；林懼，乃逸。至遵化，巡撫及同列御史交章論救，不得解。卒杖之，削籍歸。一時強直之名大著。

劉中藻〈陳世亨等〉

劉中藻字薦叔，福安人。崇禎庚辰進士，授行人。甲申之難薙發，被榜掠。賊敗，南歸。唐王立，始出以兵科給事中，宣諭浙東；張國維、熊汝霖不奉詔。還至金華，朱大典客之，薦其才；召對稱旨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金衢。團練獠民，時稱能軍。閩敗，率眾歸魯王；復福寧、長樂，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。

中藻善撫循，激勸富人出財佐餉；士卒樂為用，兵最盛。鄭彩專政，心勿善也；中藻亦不相下，遂有隙。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，彩不聽。中藻在福寧，彩反掠其地。大兵乘之攻城，中藻善守，所殺傷四、五千人。戊子冬十月，我軍距城十里，下掘壕，環樹以柵，城中求戰不得。明年四月，食盡。中藻知必陷，遂冠帶坐堂上，為文自祭，吞金屑死。

時中書舍人陳世亨聞魯王至閩，亦以一旅復固安；援兵莫繼，被執不屈死。未幾，永福失；鄉官給事中鄔正畿〈字鴻原〉、御史林逢德〈字守一〉，俱投水死。長樂失，御史王恩及服毒死；妻李氏同死。建寧失，守將王祈巷戰不勝，自焚死。

「勘本」曰：天既厭明，群策總屈而不施矣。當此崎嶇竭蹶之會，猶得如劉閣輔者之善於撫練，得民得兵，而奈何抗於強帥，圖快己私，必挫之、折之至一敗塗地而後已也！籲！閩中諸鎮，則猶南都奸相也。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

朱繼祚〈湯芬、林嵋、都廷諫〉

朱繼祚，莆田人。萬曆已未進士，授庶吉士，進編修。天啟中，與修「三朝要典」；尋罷歸。崇禎初，復官禮部右侍郎，充「實錄」總裁。給事中葛樞言其纂修「要典」得罪清議，不可總裁國史；因謝病去。旋起南京禮部尚書，又以人言而罷。南渡時，起故官，協理詹事府事；未赴。唐王立，召拜東閣大學士；從至汀州。無何，王就擒，乃奔

還鄉里。

戊子春，魯王監國在閩安鎮，鄰境州縣多下；繼祚亦舉兵應之。與同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城，守城者監司彭遇颽，故南都御史也；令將士出戰，己即登陴易樹明幟，其將不敢入，遇颽遂開城招繼祚入。守之三月，大兵至，城復破；繼祚及參政湯芬、給事中林崧、知縣都廷諫並死之。監國兩年中所復郡縣，至是盡失云。

「勘本」曰：魯監國自丁亥正月至長垣，逮次年正月連克建寧、邵武、興化三府、福寧一州、漳浦、海澄、連江、長樂等二十七縣，軍聲頗振；及是，得者復盡失矣。

湯芬，字方侯，嘉善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嘗為史閣部監紀推官。閩中授御史、監國以為參政，分守興、泉。城破，緋袍坐堂上，被殺。

鄉官林崧，字小眉；莆田人。由進士，為吳江知縣。蘇州失，歸仕唐王。至是自縊。

都廷諫，杭州人，莆田知縣也；被殺。

海澄復五日，即失；知縣洪有文，饒州人，亦死之。

朱永佑

朱永佑字爰啟，號聞元；上海人。崇禎甲戌進士。釋褐，授刑部主事，調文選司；罷歸。

乙酉，南中亂，預於松江夏、陳之師；事云，棄家航海。唐王立，進郎中，改戶、兵二科都給事中，遷太常寺卿。為總制尚書張肯堂同鄉，力薦為北征監軍；詔監平彝侯周鶴芝營。而鄭芝龍密約諸將降，諸軍皆不得發；鶴芝以兵入海，相機進屯於鷺門。芝龍之降也，棄福州入東石。東石與鷺門近，永佑偕鶴芝流涕諫之，不能得，乃謀遣客刺之。會有常熟趙牧者，勇士也；常謁幕下，密召之，語曰：『足下往見芝龍，詭稱欲降北自效。芝龍必相親，乘隙擊殺之以成千古名。』牧欣然去，累謁不得通，而芝龍已匆匆行。於是，永佑以鶴芝軍移札海壇。時鄭成功起兵未集、鄭彩自浙東亦未來，遂收拾散亡，以扶大義，海上翕然。

明年正月，復海口、鎮東二城，為鶴芝故里；即以林鑰舞、趙牧守之。四月，大兵攻海口，牧出，戰累勝；旋以眾寡不敵，城破，鑰舞、牧俱死之。

魯監國再出師，加刑部侍郎，監軍如故。丁亥航海，與張肯堂及都御史徐孚遠至舟山。永佑好獎借人，上下咸得其歡心；故雖黃斌卿之猜忌，亦相善也。尋轉吏部侍郎。斌卿誅，舟山建國，晉工部尚書，仍兼吏部事。

嘗令鶴芝兄弟屯軍溫之三盤為犄角。城破，病不能起，執之；令跪，挺立不屈。令薙發，曰：『我發可薙，何待今日！』斫其脅，盛罵而死。大營有時甲者，曾受永佑恩；懼帥離其首，出私金賂得其尸，與其僕負之出城。血涔涔不止；僕哭曰：『主生前好潔，雖夏日不肯使汗沾衣；今乃爾耶！』血乃應聲止。

「勘本」曰：少宰初不以學問許；在舟山日，輒與稚山宗伯講顧氏東林之學。或笑其迂，答曰：『然則崖山陸丞相亦非邪？』時諸鎮各以私意相仇殺，文臣左右□多獲咎；加熊、錢、沉諸公，且由之死。獨少宰回翔其間，遍能得所驩以自保焉。

李向中

李向中號立齋，鐘祥人。崇禎庚辰進士，知長興縣。以才，調秀水；大革漕弊，著廉聲。內遷車駕司主事；至淮上而國亡。南中，進職方郎中、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副使。尋調蘇松；甫至，而南中又亡。松江沈猶龍、夏允彝起兵，預之；兵敗，走入浙。方、王用事，棄之入閩；閩授尚寶寺卿，而鄭氏專攻。未幾，浙、閩相繼亡，乃奉父母避處海濱雒城山中。

丁亥，諸軍次長垣。劉中藻起兵招之，同朝監國所，即拜兵部侍郎，巡撫福寧。中藻善治兵，時開府福安，向中監其軍扼沙埕。中藻以一旅之卒，激發忠義，累戰累勝；顧其部下頗多不戢，海上居民謠曰：『長髯總兵，黔面御史；銳頭中軍，有如封豕；我父我兒，交臂且死！』向中曰：『是非所以成大事也！』中藻曰：『是為監軍之任，公何嫌焉！』向中乃持節召其中軍將，欲斬之；中軍將訴於中藻。中藻曰：『汝今日乃遇段太尉也。』自是，福安軍士始整肅。向中在行間，衣短後衣、縛褲褶，遍歷諸舶，加慰勞鮫人鮫戶，勉以故國之誼，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；福寧一帶，依之如父。已而大兵攻福安，兵少不能援。城破，振威伯塗覺突圍以所部出。勤武伯章義，舊與覺以福寧來歸者也，方共守沙埕；而覺至，向中以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，次於三盤。已而，與定西

候張名振取健跳諸所，大兵圍之。蕩湖伯阮駿來援，再戰再捷；遂奉監國都翁洲，晉尚書兼掌都察院事。悍帥迭起，見事不可為；嘆曰：『此所謂是何天子、是何節度使者也！』嘗問左右：『絕粒幾日可死？』曰：『七日。』曰：『何緩也！』然是時風帆浪楫，從亡諸臣多憔悴無顏色；獨向中豐採隱然，白晰如故。

庚寅冬，父卒，監國令墨衰視事。舟山破，嘆曰：『先帝以治行拔向中，不得死難；華亭之役，不與沈、夏諸公俱死；福寧之役，不與劉公俱死：偷生七載，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。今已矣！先大夫在殯、老母在堂，向中不可死；然不死則辱，不如一決之愈也。我死，幸投我海中以志恨。』大兵召之，不至；捕之，衰絰入見。大帥問曰：『召君不來，捕始來，何也？』曰：『召則恐諭降也，捕則謹就戮耳！』翔武而去。越日，乃就戮；年四十有一。

「勘本」曰：司馬公為令時，左光先以巡按至，凡屬吏之饋遺少後者多中劾；公獨以巨甕二，盛泉水上之。光先聞其廉，輒不敢議。就戮時，公長子善毓從死。行刑者，為其舊部，乃投公於海以副其志。太夫人傅氏、夫人蔣氏及次子善隣，有義士匿之；或以之告提督田雄，雄亦服其義，置弗究，遂得歸鐘祥。全氏曰：『杭人吳農祥作公傳，謂公與劉公中藻以治兵故，有曠林之爭，互殺其中軍將以相攻；劉公夫人勸之而止。此妄言也，劉公於公始終無間。農祥所記明末事，半出無稽；不特此傳也。』

沉履祥

沉履祥號復庵，慈溪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，授侯官知縣，調繁甌寧。南都立，上治安、責成二疏，頗見採納。魯王監國，授御史，督餉台州。大兵攻舟山，道台州；城陷，走入山谷中。及搜山獲之，殺於野。其弟求其尸，得首於桑園、得身於積尸中，以有服帶可據，遂合而紉之以葬。

「佚史」曰：舟山之難，同時殉節者，安洋將軍劉世勛、左都督張名揚率兵迎戰，世勛敗死。名揚，定西侯名振弟也；名振扈王航海搗吳淞，令其領兵與留守張肯堂憑城以御。城陷，母范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。通政使會稽鄭遵儉、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、兵部職方郎中江陰朱養時，俱自殺。吏部主事福建林瑛，字玉英；與妻陳分梁而縊。瑛初偕母、妻、婿、女五人航海入浙，其婿隨鄭彩去。瑛至健跳所，母死，貧甚，妻及女為人紉衣以給食。戶都主事蘇州江用楫、禮部主事會稽董元、兵部主事福建朱萬年、長洲顧珍、臨山衛李開國、工部主事長洲顧中堯、中書舍人吳江蘇兆人、工部所正鄞縣戴

仲明、定西參謀順天顧明楫、諸生福建林世英，皆死之。錦衣衛指揮大興王朝相奉妃嬪入井，覆以石，自刎於旁；內官監太監劉潮等死者凡十八人。

「勘本」曰：末一節自「安洋將軍」下，溫氏本諸舟山從祀諸名；當時殉難者，正不盡於此。茲「勘本」「魯紀略」中已纂入，是則為重文也。然亦少有所異；去之，則傳且闕名矣。因以「佚史」曰別之為「附」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